



## 取暖(小说)

□周 蓉



绘图·瞿溢

福伯忽然想起一件事,问珍老太,“你家李老头也走了快20年了吧?我记得是农历九月间。”

可不。珍老太把搪瓷水杯往怀里靠了靠,老头子一走已经21年了。九月二十五,已经过了。

两人面对面坐着,一时倒不知该说什么了。

“这些年,是我拖累了你。”福伯的嗓子有点干哑,“要不是我,你也不会在家受气。美萍那张嘴,我知道厉害的……”

“一把年纪了,说什么连累不连累的,过一天是一天……你莫担心我嘞,你家培根媳妇的脾气不比美萍好,唉……要不是你记挂着个我,也不要看她脸色吃饭了……”珍老太把怀里的水杯紧了紧。

“老啦,就是遭人嫌。他们要不是看我还有点退休工资,早就没我吃的饭了。干脆,等开年了,我把卡要过来,不受他们气了!”福伯直坐了身子,有些赌气般地下了决心。

“不要发神经啊!”珍老太连忙劝住他,“你安安稳稳把卡交给他们,家里至少还有个表面的和气,你要把卡要过来,珍珍说不定还以为是我撺掇着你,以为你要每个月贴我钱。我还想多活几年,吃不起她骂……”

福伯不作声了,双手搓了搓,仿佛还有话说,却又说不出来。

珍老太拿过边上放着的砧肉

丸子,找了双筷子,夹了一个,放在水杯里,眼看着要泡软前夹出来递给福伯,“喏,尝一尝,看咸不咸。”

福伯连忙用手托住小肉丸,放进嘴里嚼了几口,“不咸不咸,正好。”

珍老太得意地笑了笑,可不,上午我刚炸好我家大平就吃了半盆。珍老太放下水杯,撑着膝盖,用力慢慢地站起来,“你留着自己慢慢吃,别省。吃完了我再给你端一碗过来。”

福伯扶住珍老太,“你这老寒腿,一冷膝盖就站不住,你还是把我这条电热毯拿去吧。过几天等工资到了,我让培根跟珍珍说一声,给我重新买一条。”

珍老太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,“你还不嫌你儿媳烦你啊?我是没有买这玩意的钱么……你呀,你每月三千多的工资,你什么时候能自己做主用一分钱的,熬一熬吧,就快过年了,年关一过,就打春了。”

## 四

今年的立春算是早的。年一过,就打春了,风吹在身上,明显柔和多了,沉重了几个月的身子好像被什么神奇的力量牵引着,想着法儿要从厚厚的棉衣下奋力挣出。孙子阿兵早就把羽绒服棉衣什么的全都扔给他妈洗掉了,换上了皮夹克,带着小姑娘早出晚归,越发没有避讳。有两次美萍本来想提醒儿子注意点,阿兵倒先嚷起来:“我这两天脚不是肿了嘛,得有人照顾我啊,你陪我每天去换纱布啊!”

一起打牌的那几个老太总是拿珍老太开心,话里有话地笑,“呦,珍姑娘家孙子蛮有本事的,这丫头胸大屁股大的,一看就能生,最好再给你添个重孙。”

珍老太不搭话,只笑笑,装作要喝水,起身到煤气灶边倒水去了。

孙子大了,他的爹娘都管不住,自己这老太婆又能有什么跟他理论的。再说大平自己身上不也黏着一坨屎,也没有底气冲儿子吼。反正这个家看起来就三四个人,细究起来,倒跟个蜘蛛网似的。

珍老太不接茬儿,还有个不能说的原因是,有好多天没看到福老头了,自从年前那个晚上给他端了一盆砧肉丸子后,就没再见过他。连今天初五财神菩萨生日,老福头每年必去庙里敬香的日子,都没见着。

当时庙里挤了好多平时常见或不常见的面孔,大家都笑呵呵地四处打着招呼:“嗨!你也来啦。珍老太挤在敬香的人潮中,一边应和着旁人不时递过来的春节问候,一边拿眼光在人群中四处张望,想着见到福老头时要问问他砧肉丸子吃完了没有,她还特意给他留了一盆。

也不知老福头是怎么了,一直没见着人影。珍老太敬完香后还特意在田埂上慢慢转了一圈,直到大平在家门口朝老娘远远地喊:“瞎转什么呢老娘,吃饭啦!”

那天阿兵倒是难得在家吃饭。珍老太将孙子爱吃的河虾盘子往他前面推了推,阿兵夹起满满一筷子

扔进嘴里,嚼两口,又“噗”一声吐出残壳,边吃边含混不清地问珍老太,“奶奶,今天我去医院换纱布,你猜我看到谁了?就是住我们家后面的那个老头,平时喊福爷爷的那个老头子,他也在换药,说是骑车时把腿摔断了。”

珍老太手里的筷子一怔,在芋头碗上方微微颤抖了一下。另一双筷子紧跟着杀进来,伸进芋头烧肉的碗里狠狠地左右开弓地搅了几搅,夹出了肥瘦相间的肉,“到底是不懂事的儿呀,有些事不能当面告诉的呀,有人要吃不下饭了。”美萍的声音刺耳地响起来。

珍老太耷下眼,也没回声,也没笑。

这顿饭吃得寡然无味。阿兵本来倒是难得有兴致开个腔,不料却被自家老娘不阴不阳话里有话地利用了,心里很不爽,闷着头将一盘子河虾吃了个精光。

趁着美萍饭后出门的那会儿,珍老太拉住孙子,问他福老头到底怎么样了。

“烦死了,我没怎么看得清啊!我只是听老头子的儿子问医生他的腿还能不能好了。”

“医生咋说的?”珍老太紧张地追问。

“没听清啊。哎,跟我有个屁关系嘛!”阿兵急着要出门,甩开珍老太的手,“可能那老头的腿也好不了了,听他儿子说,要送到养老院去了。”(三)

## 海边的朋友(散文)

□蒋莲

平生头一回出海是1973年的初春,那时已经插队角斜务农五年,借到县人武部写民兵历史故事,去海边“体验生活”。说是出海,其实只是个滩涂二日游。下午,机帆船从北凌闸口“啪啪”了几个小时,方才到了目的地。待得退潮,船便坐在了滩涂上。次日,和两个渔民一起,摇着小舢舨去取鱼虾,鱼虾躲在竹柴的渔具里。很多细节已经记不真切,只记得无边无际的辽远和空旷,只记得船老大姓时,船号101。时隔二十多年,1997年初,住中洋养殖场写长篇小说《通扬河》,其间至北凌闸口找李海波,去蒋家沙紫菜养殖场兜风。

2001年县文联组织海安花鼓演出队赴杭州参加全国首届民间广场舞大赛,经费不足,时任宣传部副部长、文联主席申启华和我一起厚着脸皮找企业家拉赞助。企业家的钱是要生钱的,讲求一个投入产出,满脸赔笑,笑得脸皮疼,未必管用。跑到老坝港,李海波和时志元都爽快,“山花奖”有他们的贡献。李海波的兰波公司还接待过县文联的采风团队,那时候兰波公司刚刚换了钢质船,买了30多件救生衣,准备让采风团全体开到蒋家沙。领导有顾虑,担心到了海上谁个心脏病发作,结果没下海。

李海波的人情,文联一直欠着。秀才人情一张纸,文人还人情债,用文人的方法。请书画大家仲贞子先生撰写了一副篆书嵌名联;写散文《在蒋家沙散步》,发在改版前的南通《三角洲》上,收入散文集《风景河》。

阳春三月,市文联组织去海采风。老坝港紫菜交易中心人头攒动,来自天南海北的客商神情专注,我们眼里的千篇一律,在他们的眼里五光十色。水产养殖场换了高大上的名字,河豚庄园,购票入内,有电动游览车穿梭往

来。养殖场东边一溜平房,紧挨着南北向的小河,小河贴着海堤,是1984年的海堤。平房中的一套我住过三个月,日日可于极度的静谧中聆听潮起潮落。1997年元旦孤身漫步的滩涂,已经点缀着风力电站,太阳能电磁板有阵有势,厂房栉比而立,甚至还有酒店写字楼。都说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,滩涂却是例外,年年长,月月长,天天长,竟似上帝的恩赐一般神奇。

因为这篇小文,又专程去了一趟海边,拜朋会友。角斜镇文联副主席周建平,担任过文化站长、副镇长,是我多年前的文友。建平兄知我好恶,呼朋唤友,了我所愿。在镇海村办公室召开座谈会。出席座谈会的老朋友中间,数时志元活跃。当年101号船的时老大是时志元的亲三叔。时老大依然健硕,可望高寿。三位新朋友,两人与我同龄,都是七十岁,还都是高个子。一位同龄人船老大,16岁顶替父亲上船,一辈子跟海打交道。另一位同龄人吴义胜,长期担任村党支部书记,现任紫菜商会总经理,负责紫菜交易市场的工作,自己手里还有两千亩的滩涂种条斑紫菜。吴义胜比我年长数月,几天前还下过一趟紫菜养殖场,精力旺盛得让人眼热。

紫菜属藻类,为低等植物,没有根、茎、叶分化。既为植物,为何不叫种植而叫养殖呢?老坝港的紫菜养殖产业跟李海波时志元们的开拓进取密不可分。还有一位功臣,是当年落户到此的海安知青,吉传礼,1968年插队海洋渔业公社,1974年至厦门水产学院读书,毕业后分配南通地区水产科学技术研究所,高级工程师。1992年,吉传礼开始指导第二故乡的紫菜养殖,2010年前后单位改制,提前办理退休,回老坝港定居。

当年千方百计逃离农村,今日反哺第二故乡,其间故事,可以成为

一篇小说的素材。不同于前几年时髦的“洋插队”,这一种“返流”,值得细细品咂。

座谈会信马由缰,想到哪里说到底,从早年时老大的101号渔船说到今天的101号渔船。今天的101号渔船是一艘英雄船,船长董相宏勇斗美军导弹侦查船的故事在南黄海口口相传,海安渔民维护了祖国的尊严,受到中央军委的表扬。还说到“5·12”海难。2005年5月12日,苏海安渔养301号钢质船满载回收自海上的紫菜网架返航,在竹根沙海域船体倾斜,紫菜网架移位,海水灌入船舱,正在中舱休息的19名养殖女工陷入灭顶之灾,虽经奋力抢救,仍有13人溺水身亡。

紫菜养殖不是一般的辛苦。11月布架点种,次年4月开始收回网架,其间收获数次。隆冬季节,滩涂无遮无掩,北风如刀。紫菜网架凭借20毫米直径的塑料绳固定,一排两根绳,可拴40口毛竹的网架。

塑料绳长120米,两头深扎滩涂。涨潮,网架追波逐浪,那气势令人心旌摇荡。退潮,网架端立沙滩,黑压压直至天际,如古罗马的军队一般威严。从前,黄海滩涂见不着紫菜的踪影,滩涂上没有礁石之类天然附着物,长不了紫菜。紫菜是地道的绿色食品,养殖紫菜不施肥,不喷药,似乎是老天爷的赏赐。不料与新老朋友谈起今年的紫菜生产,人人神凝。

“就怕污染啊。南边的闸一开,眼见得就红了,烂了,那个损失啊。”“南边什么闸这般厉害?”“北凌闸,洋口闸。”

北凌闸是北凌河的入海口,洋口闸是栟茶河的入海口,两条河都与海安关系紧密。海安化工企业污水不可能不经处理径直下海,紫菜怎么还会遭灾呢?生活污水。洗头要用洗发液,洗澡要用沐浴露,洗衣服要用洗涤剂,还要染发,化妆,还要吃药。自

来水龙头一掰,哗啦一淌,淌到哪儿去了,下了海了。

心里一阵发紧。纵然洁身自好,你也成了戕害大海的污染源了?

时志元的紫菜养殖场地点偏南,损失最严重。前几年大干快上,同行担保,借了银行大笔贷款。春节期间紫菜墨绿一片,春节期间洋口闸开闸放水,跑过去一看,全烂了,几千万元人民币打了水漂。时志元焦头烂额,压力山大。

“我现在只有参加艺术团活动的时候才轻松,好在艺术团周周都有演出。演出的那两三个小时,拉二胡,弹扬琴,用不着去想烦心的事。”

2012年,周建平和时志元牵头成立新时代艺术团。偏僻渔乡民间自发组织的艺术团,一般人印象里的“草台戏”班子,并不满足于自娱自乐,在审美领域和精神领域孜孜以求,亦有自我救赎的意味。2018年,新时代艺术团受南通市海洋与渔业局的委托,排演宣传海上安全生产的节目,利用休渔季节为南黄海渔民群众演出,还专门去南通参演“濠滨夏夜”,“安全”意识令人警醒,渔乡气息让人陶醉。

汽车在滨海新区驰骋,窗外的景色似有几分恍惚。是海市蜃楼么?几十年十几年前,现在的厂房下边,还是渔人跑小海的滩涂,弹涂鱼和蟛蜞蟹的家园呢。这些年滩涂迅速东去,跟神话中的息壤当然没有关系,跟西部大开发有没有关系?全民族都视环保为第一要务,该是多么美好的愿景啊。

海安的地形,颇似一把开启大海的金钥匙。我的那些生活在海边的朋友,周建平、李海波、时志元,还有从未谋面的吉传礼、董相宏,都是我的因文成友的朋友,一辈子“面朝大海,春暖花开”啊。

有个好消息,城里开始施行“雨污分流”了。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都得到治理,也许,明年滩涂上的紫菜生产可望丰收?



## 映日荷花别样红

□仲跻和

生。”当我晚上看微信的时候,发现有近百人点赞,也有人留言,能触心者一二。

今日,也是七月二十二日,星期四。大女儿去了唐山工厂,忙于准备在那里买地建厂房。二女儿在上海,约了人谈合作。兰芳带工人去铁路工业园区挖树,因建厂房需要,急要挖掉栽在空地上的树。我也要去和信上班,确保和信正常运转,不因总经理离职而影响企业运行。我这个董事长,也就需要张罗些具体的工作了。

其实,人生之美千万种,随遇而安之美,是离道最近的美。能忙不易,疫情当下,经济萎缩,工作减少,有事做不易,是好事、美事。会忙,更美。有事做,还要会做。如能会做,好事美事。在我家,忙似乎特地,总是忙,而且还忙不完,越忙越忙。进入了一个忙的通道,而且无法停下来。

既然如此,那就忙呗,忙亦乐乎。

不知不觉,一天的时间就没了,兰芳打电话说,晚上在饭店吃饭,要我早点回去,我说:“好的,马上就回去了。”

放眼办公室,又成了花的世界。深红的玫瑰,粉红的百合,鹅黄的康乃馨,不同的花,一样的祝福,嗅一嗅,百合的味道更浓,浓得有点令我头晕。

办公桌上,还有一封近米的书信以及一幅长卷的画。说实话,能与字画有缘,结识一批书画家,交为好友,挚友,乃人生之乐也。也让我这个门外汉多了些许风雅。

毕竟西湖六月中,风光不与四时同,接天莲叶无穷碧,映日荷花别样红”。这是诗人在西湖送别友人时的感叹,给人以回味的。而我这墙角的荷花,令我想起了父亲、母亲,想起了我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孩子,想起了家、企业,想起了过去和未来。

过去已去,未来已来。人生没有空挡,更没有倒挡,唯有向前,哪怕是随遇而安地向前。

## 江海新韵



## 散漫(组诗)

□萧 萧

## 暮色苍茫

还未意识到天色已晚  
还在为琐碎的生活  
喋喋不休  
暮鼓已沉闷地敲响

慌乱无济于事  
眷恋与痛恨  
也感动不了时光  
唯一能做的,  
就是大敞着身体  
让夜的微澜掀动、拍打

让辽阔深处的长歌,  
抱着你  
轻慢顿挫,一咏三叹

## 轨迹

当初不该  
听信星辰的规劝  
安静了一颗心,  
却让一根骨刺  
偷偷缠在岁月的咽喉

现在知道,  
有很多细小的事物  
不能忽视它的存在  
退让与妥协之后,  
它会毫不客气地  
侵占整个夜色

## 八月的雨水

柔情从闪电的内心赶来  
八月的雨水,  
隐藏了烦闷的生活  
挟带沧桑与爱恋  
扑向大地,宽广的胸怀

恸哭与低语。  
八月的雨水,  
一次次痛快的倾诉  
回到安宁和沉静  
多么尽兴,  
又是多么纯粹与感伤

有个好消息,城里开始施行“雨污分流”了。工业污水和生活污水都得到治理,也许,明年滩涂上的紫菜生产可望丰收?

是的,我多么渴望  
它能停留——  
美丽的骨朵不住摇曳  
春光不断尖叫  
别像现在这样,  
让我一直想到  
辜负了许多光阴  
来不及悔改的自己